

敬啟者：

你好，我剛剛辛苦從上水趕到來。其實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引有黃霑的歌獅子山下，但其實黃霑還有一首作品叫【倚天屠龍記】的，其中一段是——仇恨卻又是誰所種？現在的雖是積怨的結果，但仍有方法去解決的。首先，我在趕路乘車的過理中都接到理工大學的求救，這個其實是和當年的『五四運動』是一樣的——學生是以反對政府上的不公平是否有錯？是否不愛國？請你們想清楚，不應該隨便搞蔡元培的山墳吧，因為蔡元培是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校長，後來到香港成立中文大學的。所以不應該搞他山墳的，因為都是拼當年的國民政府內除惡賊

我也覺得好奇怪，福利署長竟然沒有來，以前葉文娟也會來的，是否現在的福利事務委員會降級呢？現在不是來責備你們的官員是否錯誤，而是我希望來解決問題。在我做學生的時候都有家長教師會，也有舊生會。我們的母校今年都不錯，也有和舊生會和家長教師會舉辦活動。所以我們希望不要逃避問題，不要打學生。因為聯合國兒童事務委員會是十八歲以下的。同樣上年十二月都有鐵路應變部隊，隸屬於鐵路警區，由鐵路警區總督察(行動)，帶領整個部制約三十四人，所有隊員都是經過遴選出來的。為何在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不出現呢？同樣大家都看警訊，以前也有少年警訊的節目但為何現在又沒有的？我還記得當初出現胡椒噴霧的時候警訊都會有警務人員來遇到胡椒噴霧是怎樣處理。但是現在是出動到水砲車噴藍色水還要專先向記者先射。那麼到底是為甚麼和要怎樣處理呢？我看到社會福利署也有不少心理學家的，希望安排這些心理學家安排協助解決化解危機。

另外在二零一七年我在星期六問責打過電話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了要求每一區都有康健中心的要求，也答應了。這樣就是好的官員，所以我希望各位官員可以聆聽市民的意見現在的情況是很嚴峻的。我也希望我可以邀情我的校友鄧炳強，十二月七日回到我的母校和我們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商量，不要只是空口說。因為胡言亂語，大話西遊是沒有人信的！

你好，我四十年前讀書，讀中學二年級，就是給副校長針對，寫掛號信到我家，恐嚇我的家人叫我不說話。在中學三年級，我做班長的時候就被訓導主任連同領袖生到我所屬的班房裏鬧事，我做的方法是找學校社工，找訓導主任和我一起見面，他不敢見之後，就以後不敢再搞我。所以邵家暉議員，學校社工是用來緩衝的。

另外我剛上完 PEACE BOAT，見過日本的年輕一輩有七折的優惠，可是他們是不會知道何謂南京大屠殺的。同樣道理，香港人同樣可以不會記得很多的事情，或者今日的事都可以遺忘的。所以我希望教育是說實事而非謊言。也希望「衝衝子」不要隨便破壞無障礙設施，多謝各位！

歪先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